



秘密河流

Something about Claire

王修捷 著

每个人心中，
都有一道无声的河流。

我一直只是你那道汹涌河流之外，
一个遥远的观测者。
即使我极愿涉水而过。

王修捷 著

秘密河流

Something about Claire

有人
出版。

in love 04

秘密河流 Something about Claire

作者／王修捷

责任编辑／方肯

封面设计／龚万辉

内页设计／陈文礼

内页摄影／方肯

校对／王国刚

发行人／杨嘉仁 周若涛

出版／有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Sdn Bhd (755513-K)

No. D-6-1, Pelangi Utama,

Jalan Masjid PJU 6A,

47400 Petaling Jaya,

Selangor, Malaysia.

传真：+603 8319 6688

网店：<http://www.got1shop.com>

网址：<http://www.got1mag.com>

电邮：got1mag@got1mag.com

印刷／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

马新销售／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

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(M) Sdn Bhd

8, Jalan 7/118B,

Desa Tun Razak,

56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
电话：+603 9179 6333

传真：+603 9179 6060

初版／2013年10月

售价／马币18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ISBN 978-983-2812-90-6

王修捷 著

秘密河流

Something about Claire

有人
出版。

in love 04

秘密河流 Something about Claire

作者／王修捷

责任编辑／方肯

封面设计／龚万辉

内页设计／陈文礼

内页摄影／方肯

校对／王国刚

发行人／杨嘉仁 周若涛

出版／有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Sdn Bhd (755513-K)

No. D-6-1, Pelangi Utama,

Jalan Masjid PJU 6A,

47400 Petaling Jaya,

Selangor, Malaysia.

传真：+603 8319 6688

网店：<http://www.got1shop.com>

网址：<http://www.got1mag.com>

电邮：got1mag@got1mag.com

印刷／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

马新销售／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

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(M) Sdn Bhd

8, Jalan 7/118B,

Desa Tun Razak,

56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
电话：+603 9179 6333

传真：+603 9179 6060

初版／2013年10月

售价／马币18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ISBN 978-983-2812-90-6

就在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
我遇见了她。

01/

玻璃门外的雨，把路面打湿成一片海。

雨夜的小酒吧，人潮异常稀少。除了酒保和我，店内只有远处一对情侣，和四个互不理睬的酒客。

我正沉默间，玻璃门突然被推开。雨声瞬间变得清晰，像寂静中突然扭开收音机一样。雨丝随着推门的身影飘进一些，然后无声地落到地毯。

推门的是一个女孩。她穿着看来十分优质的红色晚装。一身火红的她站在门口一阵犹豫，似乎在选择应该坐下来的位置。

店内男人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她。她看起来像是落单的小鹿。我敢说，只要她选定一张空桌坐下，立即会有男人走过去向她搭讪。

她只是犹豫了很短的时间，便向我走来。

我明白，她只是想找个靠山，静静地喝酒。她很聪明，一眼就能看穿我是全场最笨，最不具侵略性的雄性动物。我穿着难看的卡奇短裤，和已经磨损且沾有黑色润滑油的风

衣。这身装扮怎么看也不像是来夜店钓女人的，倒像是来维修冷气的。

她也会有失策的时候。如果她真想依靠我来摆脱其他人的纠缠，她会后悔。

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适合攀谈的对象。除此之外，我昨晚通宵熬夜，生理时钟紊乱，今天忘了刷牙。似乎也忘了洗澡。

女孩如我所料，在我身旁稍远的位置坐下，然后点了一支Kampai。

“一个人？”她问我。

“难道我身边还有人？”我反问。

“别开玩笑。现在可是农历七月呐。”

听了她这番话，我微微一笑。一个敢独自出来喝酒的女孩会怕鬼，那还真是奇闻。

“从进行到一半的晚会溜出来？”我问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她有点讶异。“从哪里看得出来？”

“从你的装扮。”我说。“有谁会穿着晚装到处逛？何况，酒吧旁边就是大酒店。”我指一指酒店：“办晚宴的好地点。”

“那你怎么知道我是溜出来的？”

“有腕表的人都会知道你是溜出来的。除非酒店发生火警，否则哪有这么早散的晚会？”我道。

“不然晚会也不会被称为晚会了。”我再补充。

“你很细心。”她道。

“我不是细心，我只是曾在同样的地点参加过晚会而已。”

“哦？”她仰起头。

“就像曾经得过胃痛的人，看见别人痛苦地按着胃部，会多嘴问那人是否胃在痛。如此而已。”我道。

其实我有句话哽在喉咙说不出来。我看得出她非常不开心，但我决定别问那么多。

酒保懒懒地倚在长桌旁，那四个单身男人还在虎视眈眈地望着我们俩。

“你是学生？”她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哪所？”她又问。

“拉曼。”

“拉曼学院还是拉曼大学？”

“有分别吗？”我反问。

“没有分别吗？”她惊讶地道。

“反正我是第一届的学生。这些年，每当我说了拉曼大学以后，他们总会把它叫成拉曼学院。”

“然后？”

“没有然后。随便啊。就这样。不过是个名字。”我道。“实际上，当年直接把拉曼学院升格为大学不就好了。你呢？”

“我在S学院读书。”

“啊。贵族学校呢。”

“也不尽然。”她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因为我不是贵族啊。”她笑道。

我也笑了。

贵族的定义不一定是富贵的族群。珍贵的族群应该也算上一份。比如美女。不过我没说出这些。

美女通常比一般人更懂得自己是美女，照镜子的时间恐怕也比平常人长。这一点又何必对她们多言？不如花点时间去称赞需要被称赞的人。

“不过S学院的学生还真是非富则贵啊。”我道。

“何以见得？”她问。

“我有个朋友在那里当讲师。他向我抱怨说，他的Honda City进了院区没有停车位，所以干脆把车子停在路边算了。因为学生开来的不是跑车，就是大房车呐。更夸张的是，某个学生的轮胎爆掉，单是换一套轮胎，就得花十六千马币。相比之下，他觉得自己的车泊在路边似乎也没有多大问题。”

有分别心，往往是痛苦的来源。

“是吗？”她笑了。“我怎么不知道有这回事？”

“可能你不太会分辨名车吧。”

“谁说？我认识的车子可多了。那你呢？你开什么车？”

“Honda啦。普普通通。”我道。

“什么系列的？”

“不知道耶。大概是C系列吧。”

“Honda City？或者是Civic？”

我摇头。

“两个座位还是四个座位？”

“两个。”我想了一下，道。

“开篷车？”

“大概是吧。反正顶上无盖。”我道。

“那可奇怪了。听起来像是Toyota Celica。但你却说是Honda的。那到底是什么车呢？”

“你自己看吧。它就在走廊外。”

“不可能！车子怎么可以随便泊进来？莫非你是这栋商业大楼的少东？”她转头向外。

“没有车子呐，只有摩托车。”她回头道。

“没错，就是摩托车。Honda C70。”我道。
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嘎嘎笑起来。

“你很幽默。”她道。“我被耍了。”

“不。”我断然拒绝她的称赞。

“不什么？”她道。

“我不幽默。我只是好笑。”

“有分别吗？”

“有啊。比如你看见一个死胖子摔进沟渠，那不叫幽默，那叫好笑。”

“所以？”她疑惑地道。

“所以我就是那个死胖子。”

她这回怔得比较久，然后大笑起来。

“Claire。”她向我伸出右手。

“Raymond。”我伸出右手和她对握。

洋名是一个美好的事物。它帮助人们迅速进入和谐的交际气氛。

我的中文名不太容易被记得。通常别人不能第一时间明白我念的名字背后的是指什么。是修结？秀姐？或是嗅街？而我通常很懒得解释，修是修理的修，捷是捷运的捷，诸如此类的解说让人很累。反正他转头以后一定忘记我是修理捷运的，我就会变成修结，秀姐之类的发音。

而洋名却是如此的美好。那简直是一个熟练的意象。在一个不怎么需要交心的场合，当别人不怎么需要记得你的存在的时候，抛出一个洋名，然后双方握手言好，多么方便。

每当我认识一个点头之交，便会随意换一个洋名。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小，每个人总有一些联系。也许我今天认识的某某会在明天遇上我昨天认识的某某。当他们无意中聊起我，那会是多么有趣的事？

例如：

“我昨天认识一个无聊的家伙。他戴眼镜。他叫Raymond。”

“是吗？我也刚认识一个无聊的家伙，他也戴眼镜。他叫Jack。”

“哈哈，怎么无聊的戴眼镜的家伙那么多啊？”

实际上他们不懂，他们口中的无聊戴眼镜家伙，是同一

个人。

“无聊的家伙。”那个叫Claire的女孩道。

“谁？”我从沉思中惊醒。她在说我吗？

“那个角落男。他一直盯着我看。”她道。

我心想，你的晚装像被火烧过一样露出半个背，还拖着裙摆，像金鱼一样一摆一摆地出现在夜店，如果不被金鱼缸外的金鱼佬盯着看，恐怕你是进入了gay bar，或者需要做整容手术了。

“我不否认，来夜店的男人多半带点企图心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也有企图心啊。”

“你来钓女人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么你的企图是什么？”

“我企图用一杯饮料的价钱换取一个可以避雨的，有冷气的空间。”

“啊，是的。我忘了你是驾开篷车的。”她微笑，“所以你认为，男人对我有企图心是很正常的？我一个女孩出现在夜店，代表我很开放？”

“不。”我撒谎。实际上，打从她进门开始，我就认定她有某程度的开放。而且她今晚看来像是自暴自弃似的（否则也不会坐在我身边了）。

“不许撒谎。我要你赌咒。”

“如果我撒谎，明天世界末日，全部人死光光。”

“发誓也不需要发得那么毒吧？”

“是马雅人先鼓吹世界末日的观念啊，和我有何关系。”

她不知道我并不那么在乎是否真的有世界末日。有的人过得像首相夫人那么好，有的人过得像我那么糟。我不介意世界末日的到来，大家一起重新洗牌。

实际上，后来，当我收到高教部寄来的欠款单时，我一度很懊恼，为何那赌咒没有应验。

“喂。你在游魂？”她道。

“嗯。”

“你认为我很开放吗？”

“不会啦。”我生起一种奇怪的感觉。在夜店和一个穿晚装的女孩聊这个话题是很奇怪的事情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道。“我不知道怎么做才算开放，怎么做才不算开放。我甚至不知道，开放或者不开放，到底对活着有怎样的意义。”

我默不出声。

“就像喝酒。”她道。“喝一杯算不算开放？如果喝了一杯，为什么不继续喝多几杯？如果可以喝多几杯，为何还要抗拒clubbing？如果可以接受clubbing，自然可以接受男士的邀请共舞。如果可以共舞，那么感觉对了，为何不可以追求更进一步刺激？”

“嗯。我明白。”

“你明白我在表达什么？”

“就像，反正你已经进了浴室，反正已经洗了头，为何不洗颈？反正洗了颈，身体也湿了，为何不洗下体？下体也洗了，沐浴露流到大腿，为何不洗脚？到最后，从头到尾洗完一遍，你才发现，原来整个过程是环环相扣的。”

“很好的比喻。”她嘎嘎笑道。“环环相扣。”

“不只是环环相扣。它还是进阶的。”我道。“然后，你发现你每天都需要洗澡。”

“继续说下去。”她微笑道。

“有时候时间太匆忙，你便省略了洗头的步骤，直接洗身体？”

“哈哈，笑死人了。你真有趣。”她干笑两声。

我注意到，她其实不是表面上看的那么开心。尽管她在笑，那也不过是为了笑而笑。

“对不起。我接个电话。”她拿起手袋，往门口走去。

我继续喝我的柳橙汁。雨声瞬间变得大声，然后又隐去。我猜是因为她打开了门走出酒吧。

一个女孩，孤身穿着晚装来到酒吧，背后定有一段曲折的事故。我无心猜测。反正这一切与我无关。

女孩的手机自她进来以后一直在响。她所选的手机铃声是西洋当红乐队联合公园的新歌（作者按：那时候还算新歌）〈What I Have Done〉。我曾经在台上演奏那首歌。

What I have done? I face myself.

女孩到底做了什么？和变形金刚作战？拯救地球？

我斜眼往外望去，恰好看见女孩将手机向马路用力抛

去。

果然是有钱人。我心中一阵刺痛。那可是索尼爱立信折叠手机z550i啊（作者按：那时候还算很新咧）。那不算是很贵的机款。总之我这穷学生买不起就是了。

女孩很快又回到座位上。

“我们聊到哪里了？”

“洗澡。”

“啊，对。我想回家洗澡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“可是我怎么回家？”

“召德士啊。”

“女孩子穿晚装召德士回家，会很危险的。我怎么知道他会载我去哪里？大马的治安排名东南亚第一咧！”

“还能载你去哪里？司机当然是载你回家啊。”

“如果他起了歪念，载我回他家？”

“从字面上来看，那也是家。”

“喂！”

“好的好的。你请你的朋友载你啊。”

“他们都在晚会。何况，现在我不想和他们见面。”

“那真是没有办法了。” 我道。

“你可以载我吗？”

“我？用摩托车？”

“对啊。”

“所以你觉得，召德士是一件危险的事情，让一个酒吧

相遇的陌生人载回家反而是一件安全的事情？”

“对啊。至少你是华人，又那么年轻。还不算太太太难看。”

“奇怪的逻辑。” 我道。而且我不喜欢她用了四个“太”字，简直是讽刺我嘛。“你真的很奇怪。”

“我不管。我就是要你载。我相信我的直觉。你不会对我干坏事的。量你也不敢在回家中途拐弯带我到没有人迹的小道。”

“谢谢提醒。小道有什么好？我会考虑附近罕无人迹的公园。” 我道。“可是，还是不行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没有多余的安全帽。”

“为什么你会没有多余的安全帽！”

“小姐。安全帽就像底裤，够用就好。你会不会戴两个安全帽出街？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”

“为什么能？”

“真讨厌！我不戴就是了。最讨厌不戴后备安全帽出街的人了！” 她生气了。

那么全马的摩托车男都得罪她了。我认为，有事没事带两个安全帽出街的男人是很稀有的。安全套则另当别论。

“唉。” 我叹口气。“你家住哪？”

“梳邦。”

“神经病。你要我从鸡笼破载着没有头盔的你回到梳